

徐巧琼

在我老家宁海县西溪乡，提起造纸，年轻一代满脸茫然，老一辈却无人不知：毕竟在四五十年前，造纸，可是西溪人养家糊口的最主要途径呀！

西溪人的造纸术，源自宁海深甌，流传至今已逾900余年。据史料记载，南宋嘉定六年(1213)，西溪以嫩竹造纸，曰“黄公纸”。相传，深甌出了个夏黄公，江湖人称“商山四皓”之一，“黄公纸”这一名号，或出自这位黄公。

篁抽新，西溪人就坐不住了。夏至一过，一把柴刀拎上山，瞄准嫩竹，谁冒头就砍谁，一刀斩断，再截段、劈开，缚好后，一捆捆担到自家池塘里。闲置了大半年的池塘，总算派上用场了：灌满清水，倒进石灰，再浸入竹料，先腌着。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池塘内的臭气一天比一天强烈，池塘里的竹料，也一天比一天软了。四十五天以后，洗料了，铁钩入水，钩出竹料，洗去石灰、沥尽水分。经过发酵，竹料早已腐烂不堪，但千万别以为，这样就能

干、倒入水碓的石臼中，再一人用脚踩，一人用手翻，像捣年糕一样，把这青皮，捣成泥膏。随后，掺水，青皮白肉放在一起，继续捣，直到粉身碎骨，再倒进料桶。经过这道工序，竹料就改名了，叫“纸浆”。

捣料时，讲究糊。捣得越细越好、越糊越好，慢慢的，竹纤维出茸了，造纸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接下来上场的是竹帘。竹帘长约90厘米，宽约50厘米，用极细的竹丝制成，内有无数小孔，下由盘托住。舀来纸浆，

造纸人家上百户，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招牌：如黄得胜、徐得利、徐泰兴等。土纸完工，“啪”一下，盖上商号印章，卖出去。顾客满意了，这个牌子也就打响了。

旧时有句谚语，叫：有因莫嫁西溪否，不是扯纸就是捣夜料，讲的就是造纸的艰辛。每年夏、冬两季，是造纸人最忙的时候。夏天，上山斩竹，汗流浹背，蚊虫叮咬；寒冬，赤手捞料，料桶里全是冰，双手冻僵了，就在热水里浸会儿，继续捞。每次造纸，全家总动员，男

吴侬软语表初心 只欠宁波话点睛

——北仑观中篇评弹《初心》



车厘子

正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火热开展之际，听一场以《初心》命名的苏州评弹，尤显得意义非常。恰是抱持这样的期待，10月24日晚，我随宁波市曲艺家协会一行专程坐车到北仑影剧院，观看由上海评弹团带来的专场演出，中篇评弹《初心》。

苏州评弹为何要到宁波北仑来演？个中缘由当然其来有自，因为《初心》故事的主人公，初版党章守护者张人亚，就是北仑人——所以说，这是“《初心》回故乡”的一场演出。张人亚的大名，自党的十九年后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上海中共一大会议旧址及其人其事以来，逐渐成为社会大众所熟知，上海评弹团顺势而为，根据张人亚与其父张爵谦两代人守护党章矢志不渝的感人故事，创作出中篇评弹《初心》。显然，这是一部红色作品，非常的主旋律。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近年来，文艺舞台上“又红又专”的主旋律作品屡屡原创，前阵子刚来宁波演出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其反响可谓好评如潮。同样，与之题材相近的评弹《初心》来到北仑演出，也让现场观众收获惊喜，掌声连连，大声叫好，我亦深觉不虚此行。

《初心》是上海评弹团集全团之力打造的新创精品，由团长高博文领衔，可以说从创作伊始就站在了很高的起点上。本次到故事主人公故乡演出，团里也非常重视，尽遣精英，高博文团长亲自带队，毛新琳、吴新伯等多位优秀演员轮番上场，十分卖力。

整场演出看下来，我个人认为《初心》这部作品最大的价值在于其用创新的形式，向不熟悉评弹艺术的，特别是第一次现场观看评弹演出的观众很好地普及了“什么是评弹”。苏州评弹，顾名思义，当然是产生于苏州的曲艺艺术，只不过对普通人来说，首次听说，会想当然地以为“评弹”是一种曲艺，实则是两种，“评弹”是评话和弹词的合称，简单点描述，评话只说唱（类似于北方的评书），而弹词又说又唱且伴奏，二者都以苏州方言演绎为主。而称《初心》为评弹，名副其实，因该作品创新地将评话和弹词合二为一。节目一开场，先是评话名家吴新伯上来讲一段评话，引出整个故事，其后才正式开始弹词表演，这种形式在传统的评弹舞台上比较罕见。作品分“风云突变”“生死相托”“守望初心”三回，总时长两个多小时，相当于一部电影，这便是中篇评弹的规模。我觉得选用这样的篇幅来演是明智之举，因为要考虑本节目的受众群体主要是普通观众，与评弹“第一次亲密接触”，两三个钟头的时长就足够了，如果还像传统艺人跑码头那样，每每演的是十天半个月才可以说完一部长篇评弹，老听客“老耳朵”当然乐在其中，搁门外汉谁有这耐心？此外，同样区别于传统弹词多用单档、双档的形式表演，《初心》从头到尾都用“三个档”，即三位演员在台上共

同配合，这也收到了良好效果，演员多，“起角色”的时候转换快、变化多，场面就显得热闹、火爆，容易出彩。

说实话，红色题材的文艺作品要让观众发自内心的喜欢，是有相当难度的，因为故事内容和角色总是显得那么的“高大全”“伟光正”，与小老百姓大有距离感，难免心生隔膜。以戏曲为例，除却京剧“千锤百炼”已经定型的八个样板戏，其他地方剧种，几乎再难产生脍炙人口的红色剧目。郭德纲相声里讲过一个很形象的段子，说流行华北一带的评剧演才子佳人戏很合适，要演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就有难度，他举了实例，比方说曾有个不知名的小评剧团，心血来潮把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改编成同名评剧，戏一开场，戴头套、穿西装的“列宁”上来就是一段用唐山话说的念白“十月革命刚成功，国库紧张粮食空……”结果台下哄堂大笑，大出戏了。但同样的故事，如果用曲艺的形式来演，就会生动灵活得多，代入感越强，观众就易于接受。这也正是评弹《初心》演出成功的基础。再看演员表演水平，高博文不愧为“吴韵一哥”，人和气，业务也精，三回书，后两回他都亲自上场，第二回坐中间，第三回坐上首，多个角色切换自如，人物塑造形神兼备，“说嘛弹唱”俱臻一流。又如著名演员、张调”弹词传人毛新琳，在表演张父“假哭丧”时的一段张调唱段，引得台下一众老听客连声叫好。

评弹《初心》大获成功，并不奇怪，假如能够打分，我会打“90分”以上，硬要说有所欠缺、吹毛求疵的话，我想还是在方言的问题上。苏州评弹用苏州话演固然没错，但主角的人物设定毕竟是宁波人，并且戏中有主人公与北仑老家乡亲大段对话的场景，分量轻重，可是只有高团一人演邻居“根生”时插科打诨讲了不少宁波话，令宁波观众倍感亲切，其他“宁波人”角色全程都讲苏州话，甚至出现宁波话与苏州话直接对话的场面，这真的有点让人出戏。既然戏中如“小浦东”这类配角是讲浦东话，那么宁波人角色理应讲宁波话。据说上海评弹团也曾经尝试用大量的宁波话对白来演绎这些角色，但效果不佳，因为除了高团能讲一口流利的宁波话外，团里再也没什么人能讲好宁波话。这不得不说也是一种基本功的不足，遥想当年上海独脚戏经典作品《十三人搓麻将》中一个演员惟妙惟肖模仿苏浙鲁粤四省十三地方言的潇洒，今天的演员，依旧应该向兄弟曲种和前辈艺人好好学习，转益多师，再下苦功。另外，对于戏中“三阿嫂”这个角色的设计，虽然有一堆解释来自圆其说，但日常是乡间神婆一样的人物，到最后一刻亮相身份竟是老地下党，情节突兀，实在有点牵强，对于主角的形象提升，也未见明显帮助，似有必要适当调整。

我这个“半桶水”咿咿呀呀，以上浅见不揣谗陋，不过也得到了同去北仑观看演出的宁波评弹联谊会会长郑涛老师的肯定，表示有此同感。好在曲艺艺术本就是“文艺轻骑兵”，而苏州评弹更是“船小好调头”，一部好的作品，必定是在和观众长期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完善、不断成熟，相信中篇评弹《初心》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日益完美。



评弹《初心》演出现场 (车厘子 供图)

远去的“黄公纸”

旧时的纸，跟如今的印刷纸并不一样，手感粗糙、工艺繁琐。主料有稻草、树皮、毛竹，还有破布、旧渔网，统称土纸。“黄公纸”质量好，要求也高，以嫩竹为原料，需经72道工序，制成后色泽白净，久藏不蛀，写字作画、包装如厕，用途甚广。

如果时光倒流到五十年前，再俯视西溪这个山坳坳，我们就会看到，每户人家门前，都挖了个池塘；每户人家院子旁，都放着个水碓。这池塘，不养鱼，也不植荷，仅泡料——做纸用的原料；水碓大如房子，周边都是口子，注入水，它就不停地转啊转，把底下的原料，碾得粉碎。

每年清明，春笋脆笋、幽

放过了它了，不，它还需要时间的磨炼。

洗干净、沥清爽后，再把竹料扔回料塘，一层层叠整齐，铺上稻草，就不管了，让它自个儿发酵去。一个月后，往池塘里倒水，让竹料再泡上二十天的澡，接下来，就要剥皮了。

历经高温、腌料、烘干、泡水等道道工序，一段段的竹料已面目全非。竹子“化”了，留下的只有竹纤维，白色的是肉，青色的是皮。捞起竹料，用手使劲搓，就能撕开青皮，再皮归皮、肉归肉，分门别类，各自放起来。

到了这一环节，白肉已经没问题了。青皮却不行，它太韧了，必须再遭一次罪：把它烘

均匀地摊在竹帘上，再将竹帘移到通风处，一边晒，一边用竹筒不停地来回碾压，水分通过小孔，一滴一滴地流走。待到干透，竹帘上的那一坨，就是成型的湿纸，可以一张张撕开来了。

撕纸，称“起纸”。起纸是门技术活，极其讲究手法，起纸人的手法是否娴熟，也决定了纸的厚薄。一般来说，最理想的纸张，就是薄如蝉翼了，即省料，又讨喜。起纸时，将一坨坨纸放上架子，用嘴鼓气，吹，不停地吹，直到纸张松动，再一张张揭开、晾晒。

晒干、剪齐、打捆，终于，可以拿去卖了。行贩上门，挨家挨户收购，再借助水路，运到宁波、上海，甚至青岛等地。西溪

人承包斫竹、捞料等力气活；女子心细，负责揭、晒、叠、缚；小孩也无法闲着，在旁干些压石头、添料的活。大人捣料，小孩在石臼边添料，虽简单，却也危险。新中国成立前，西溪某村有个女孩在添料时，掉下了石臼，还没回过神，几百斤重的榔头就劈头砸了过来，等被发现时，那女孩已被捣得不成人形。

做纸虽苦，却也解决了西溪人的温饱问题。西溪山多地少，唯一能派上用场的，就是这满山的毛竹，因此几百年来，村民们都靠做土纸糊口，直到1980年代，群英塘筑成，山里人的日子渐渐好过了，做纸这一手艺，也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鉴赏与收藏



王谔 (1462-1544)
宁波奉化人。明代著名山水画家，被明孝宗称为“今之马远”。

方向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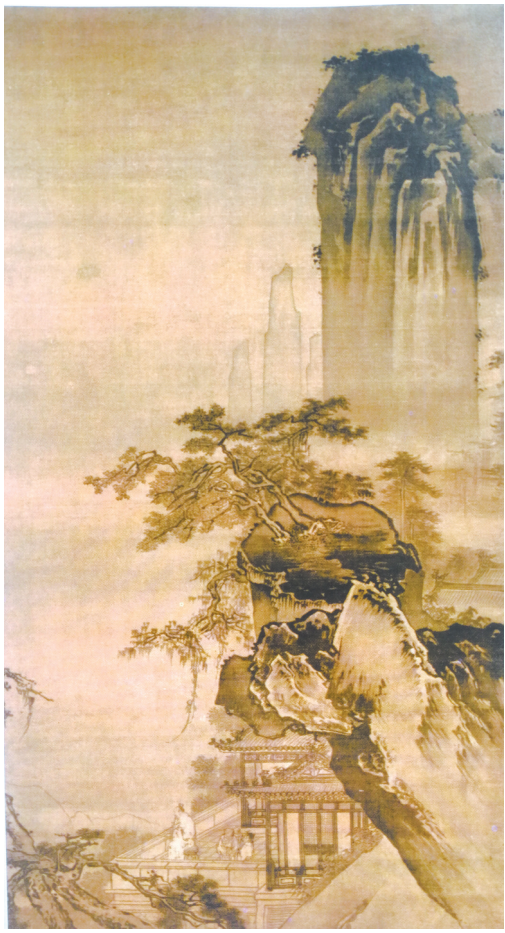
明代早中期宫廷绘画承袭宋法，但不像宋代那样专设画院机构，明朝廷征召了不少画家，隶属内府管理，并授以锦衣卫武职，这一时期的绘画总体上延续了南宋绘画的审美趋向。

除师承南宋院体的宫廷绘画外，明山水重要的流派还有吴门画派、浙派、松江派等。早中期山水画家主要有效法宋画的王谔、李在、朱端；师法元水墨法的徐贲、王绂、杜琼、姚绶等。而王谔被明孝宗誉为“今之马远”，可想而知，他的山水得南宋马远之法。据有关史料记载，王谔“初师里人萧凤，后致教于唐宋名家，尤着意于马远、夏圭，凡奇山怪石，古木险澹之类，尽摹其妙，遂以善画闻名东南。亦工人物，画田家乐事种种逼真”。

以“李、刘、马、夏”为代表的南宋四大家另辟蹊径，创造了以小见大、讲究意境的“残山剩水”，所谓的“偏角山水”，有“以偏概全”的艺术表现特点，深受皇室与世人青睐。王谔山水在取景构图上继承了南宋马远的这一特点，明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对“马一角”的绘画特点作了如此评介：“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

藏于济南博物馆的王谔《吹箫图》，绢本，淡设色，184cm×

『马远遗韵』说王谔



王谔《吹箫图》 (方向前 供图)

98.2cm，作品近景有巨石斜置，石边露一亭台，旁有数棵古松环绕，楼台中见一高士低头吹箫，神态安详；箫声悠悠，与山川自然融会一体，犹天籁之音，在旁的两位书童似乎被乐声陶醉了。远景则是高耸峭壁，下不见其脚，上直穿云霄，山势造型、布局自宋法。

明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山水画有过如此总结：“山水画，大小李(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范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黄公望、王蒙)又一变也……”山水画自魏晋南北朝开始，画风一直在发生变化，至南宋马远，又开辟新境。

将王谔的山水画与吴门画派山水作比较，两者有很多不同之处。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在明代名声极隆，在中国绘画史上也十分耀眼。吴门画家以南方苏州无锡等地活动为主，其山水继承了元黄公望、王蒙等画风技法，尽管宋代山水与元代山水有一定承续，但因时代、地域、文化等不同，风格技法上还是有很大差异。吴门画派继承了五代、北宋以来的

“全景式”构图，讲究笔情墨意，画家大多擅长诗画，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多描绘江南山水，风格清秀古雅，追求平淡自然的格调，画作中多以自写诗文、书法相应和。以王谔为代表的明代中期宫廷山水画家，取法宋元，画技一流，以表现北派山水为主，择山之一角一景，山势险峻，工写结合，风格鲜明，意境高远，但遗憾的是，在文学修养造诣上，宫廷派画家不及吴门诸家。

《吹箫图》从笔墨技法看，山石画法用“大斧劈”，风格上以工带写，可以看出皇室的审美在改变。一直以来，宫廷画家以精工细腻、色彩浓郁的风格投皇室所好，宋以后逐渐出现了小写意的山水，尤其斧劈皴法、水墨法等技法的运用，丰富了宫廷山水画的语言，至王谔吸收马氏“大斧劈法”，巨石大山，皴法硬朗，劲利阔朗，用雄健的笔力表现山石的坚硬之气，气势磅礴，呈现出阳刚之美。

王谔作品讲究构图，反复推敲，使其作品经得起审视，十分耐看。

作品中楼宇亭台隐于松石之间，若隐若现，与山石古树相映照。画家对亭台屋檐作了细致描绘，以“界画”之法，运用透视

关系，并加以衬染。人物尽管作为作品中的“眼”，但并不显眼，画家却把山石古松放大，突出山势峻险，体现人物所处环境的幽静，人与自然的交融。作品中山石与古松相互穿插，主宾分明，画面感颇丰富。尤其对左下角古松的处理，画家匠心独运，以斜势画两枝古松，仅取松之局部，给人以想象的空间。就画面的构图看，右部是重心，不允许左边再有太多笔墨。简笔及留白，给欣赏者带来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山水画以意境胜。唐张彦远讲到“立意”说，五代荆浩提出“真景”说，宋代郭熙认为山水创作应“意造”，而鉴赏应“以意穷之”，而宋苏轼力倡“诗画一体”，至元倪瓒、钱选的“逸气”“士气”之说，使传统山水画从对客观物象的描摹，转向主观精神的表达，山水画逐渐形成了“以情构境，托物言志”的新境界。

作为宫廷画家的王谔，其绘画创作必须服从于宫廷需要，投皇室所好。据说明代宫廷书画家是在太监管理之下为皇帝服务的，宫廷画家作品属“御用美术”。当然，画家的审美意趣在皇家气息中掺入了世俗格调，而且欣赏口味也要适应不同对象的需求。曾经盛行于南宋的马夏山水，元代就不受待见，曾销声匿迹，在明朝初期亦遭明成祖排斥，“輶之曰：是残山剩水，宋僻安之物也，何取焉”。在这种情况下，王谔及其明中期的宫廷绘画不太可能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一不小心就会遭受牢狱之灾。看来，宫廷画家的绘画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压抑的，他不能像文人画家那样有自由的想法，“畅所欲言”，抒情言志。

从意境看，王谔山水由于取法高，画技精湛，意境高深，画面简净，有空旷清逸、苍古劲峭之特点，传承了马远遗韵，以“马一角”“夏半边”为构图特点，其“类创插空”的山水特点，有人提出这是画家意指南宋半壁江山的隐喻，其实这一说法缺少足够的依据，但是这种独特的画法，给人以新意，被后世所效法和传颂。

在明代绘画史上，宁波籍画家具有相当实力。“明代花鸟第一家”吕纪，“今之马远”王谔，二位在中国美术史上足够声名显赫。王谔生活的时期正是明朝院体派与吴门派交织的时期，尽管他的绘画总体风格传承了宋元诸家，尤其是马远，但王谔“从马远壳衷中摆脱而出，使之更为纤巧妍丽而富有气韵”。